

雲南府志卷之第十九

藝文志 三



序

唐

西南備邊錄序

失名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
度劔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
武尅不剛蝨賊內訌蛇豕荐食表撐裏拓猶懼侵
軼未陰綢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并謀合智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一

料敵是扼地險計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卽十三卷
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消患未萌也
茲不可無序夫破敵於一方其策易備敵於多方
其謀艱朔方旣城薄伐於西文王其勤也徽徃旣
攘鞫旅於南宣王之武也鍼芒瀉氣螿穴潰堤智
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
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
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錄誤於天寶九州別錄上於
正元禦彝新錄奏於元和元振述安邊之策敬輿

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許已然之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柳爲固馘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縻突厥東憺遼東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於易吐彝開釁河隴失險締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垠我圉孔棘有守曰臯鑿青谿道要結蠻好犄鹿效順纂集事狀爲卷十七質弊結轍閹戶誨盜戎膽雖讐蠻旤始茅徑入成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日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二

盱食矣疇咨良翰矯失刷耻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允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餽靡不察乃立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孰制城以伏羲榮經孰控城以禦侮西山孰阨城以柔遠復邛崃關徙越巂治而蠻之齒寒但謀納款維州歸璧而彝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日講求利病

輯爲一書諸毘故實外彝情狀臚分縷析燦如指
掌剏立俾壘成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卷而第
四卷序維州本末尤悉書成於太和六襪迨會昌
中秉國之鈞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
方騷而金湯之二敵孔熾而霆雷之匪石畫沈幾
曷克臻茲藏之禁嚴副在邊瑣日戒夕惕庶克有
定大中而後悵憂好暇懷燕安之毒玩鷲擊之形
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埽矣厲階之梗惟蠻爲甚餽
糠及米繇劔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錄三卷獻於朝吁
德裕之錄以蜀備蠻藩籬之寇也雲虔之錄以邕
備蠻則闖然入戶庭矣憂先於事事至而憂奚翅
銖石之差與據往鑒新不可不岌患於微渺也易
之蹇曰利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
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
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
陳編而三歎謹序

明

重觀滇海序

給事中

楊士雲

鶴慶人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於天下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於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嘉靖乙丑聚峯毛先生以臺史觀滇維時中官肆虐罔遏巨室封利罔恤戎心叵測罔馭曰茲惟亂本不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闢罷鎮羣醜懃服迄於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以僉臬再至再巡洱海攝詰戎兵維時楚甌久逸難變陵德敝化難閑草竊潛作難弭甚而金沙可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四

達難於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毋紐乃教民事必民淫嚴斥堠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殄畢棄咎亦罔不咸賴升菴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卿大夫士歌之進予序之於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觀罔鑿趨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闕觀寡鑒從順謂之闕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先生德兼三四應上近五故茲觀風上裨大觀下裨觀化隼可射狐可獲戎可戒孚可革寇可禦大

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歌
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有辭罔俾
二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
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毛琢庵奏議序

楊慎

甲申七月之變左給諫毛君用成死焉都人士弔
哭若堵牆其子沂迎護旅轉經於途亦如之雖生
平於用成有榮辱分者皆鑿辭致哀以此知物論
矣丁亥中春走始得一哭於寢丘沂手集其奏議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五

幾卷藏之冀得走序悲不聊閱追惟早歲識君於
李文正公門及君成進士在家大人選中迨今二
十餘年矣斯文久要之誼同事後死之責雖欲無
悲奚方而無悲古云死生亦大矣平居而駢處喬
步而葉拱塗人可以爲哲流蓄患悚其先誦僂嬰
其後不以事爲解以佗爲辭者衆乎尠矣用成言
若不出口而臨大節若此致命遂志其困也君子
走曩紬書史局多見君疏其論事利害卓乎不羣
犖然當於人心其甄別取與不貴苟同黨阿伐異

者斷斷然殊不介介也獨立不懼其大過人也君子嗚呼善其生者也所以善其死也今余於用成也何贊毀耶昔之憤世立言者矣人貽榮名余讀而悲之彼豈誠善於道耶善人天地之紀其言者天弗死地弗埋也奚徒貽榮名而已觀斯集也必有夷然而嘆毅然而感者矣

浴安寧溫泉序

楊慎

溫泉之在域中最顯名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水沸如蒸難以驟入流磧之穢逆於人鼻稍不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六

潔治則窮谷之汚生以青苔如蠹蟻衣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跡巖曰閩中之劍浦曰新安之黃山曰閩中之邵縣曰蘓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雜見於地理之志詩人之咏滇雲之地溫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浪穹宜良永昌騰衝若彝徼隅不可勝紀要獨以安寧之碧王泉爲勝滇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畢呈一也四山壁起中爲石凹不煩甃甃

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搨拭三也苔污絕迹不用淘
滌四也溫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
苔顏六也盃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雖仙家三危
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
可也徽州程羅山孟明語予謂此泉爲溫湯之冠
并出姑蘓陸文量所著名園雜記驗之而益信其
地去州十里而遙其往也楫以螳川軸以龍山映
以虎丘帶以曹溪山川之美觸目登臨使予樂謫
居而忘故里者非茲泉也與攝篆府通守南原孫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七

公世守魯泉董公饒司松岩張公授簡於予曰是
泉爲安寧之勝亦蜀之峨眉浙之西湖公可無詩
乎予嘗謂此地限閩中原使此泉不得遇風流之
宋王神儻之太白瑰邁之長吉博綜之東坡穿天
心月窟之奇語以洗驪山之污而躋之三危八功
上四公不可作矣而屬之才盡之孱予一老是雕
刻赤土唐突丹砂也聊書十韻爲羣王之引可乎

試田圖籍序

尚書

包見捷

建水人

萬曆戊午滇闡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

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間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其二迺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愾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士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唯其事亂故聖主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稍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方書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嗇廩費哀鏹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圖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敘不佞不佞竊歎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八

公澄清萬里功績卓燦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徼聖朝道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羣制科之額視昔浸加乃士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鸚薦目之爲捷浸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藁征於泰茅皆作於公之醪續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爲弘遠矣乃滇人士宜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

山曰水曰鴻燕曰松栢而蕪子驢繹以勉士之動
欲難進靜欲及時爲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
又倦倦於完地利識天時耕獲有度而津津稱古
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
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爲俗學
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
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
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爲石田庶不負公矣

滇南脩攘備考圖說序

楊芳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九

昔李德裕節度西川建樓籌邊圖其阨塞險要之
處數召習邊事者指問之久而若親履其地周知
其事故能走吐蕃卻南詔夜郎之屬願爲內臣譚
者矣其功余猶憾夫寶皇之所圖者乏輕便之利
隘博大之觀也夫樓而繪之居而閱之按索勤矣
然攜之不可遇而隨也推之不可共而覽也守之
不可世而傳也意文饒兀然值局於見耳大中丞
陳公撫滇之三年四履大寧哀諸部所上輿地圖
下執事劄劄之命曰脩攘備考不佞承命辱首事

得有言以先梓人蓋三復圖考而嘆治安之畧燦然指掌矣滇至我朝始列羈邑比內地高皇帝廓然一視兼復併露薊判所無第輿圖同列職方而孤懸西南隅若贅疣然君長號令指臂可使而強梗背約束者難運掉封豕長蛇敗我王畧緬不悔禍藩籬撤而與敵至移守近地幸中丞往一大創之緬稍折比而遙度者意異指殊若曰緬下能爲害毋苦勞天子人民爲信從旁之議與當局異憂矣茲一二年來有陰與緬以必自救之釁陽示我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十

有必不戰之勢西陲晏然無犬吠之警見謂緬無它不知中丞默操其權固難以語諸人耳業已設雄關八緬不可犯開屯田百千頃爲長久計緬且辟易勢而効質而又深惟廟勝之算攘外必先脩內次第諸所表首內羈而州部而羈縻守捉使南撫交北距蜀西天竺東黔陽封域之內析之則地自爲圖圖各爲說總之則圖歸一說地約一圖其間山川之分合形勢之險易風土之美惡利害之重輕一披閱而孔明所不經章亥所未步者神馳

而心往焉兵食要機戰守方畧恢恢乎遊爲有餘地矣夫尺幅之卷舒千里可通至便也片言之說論億人可曉至博也一帙之縑素百世可傳至遠也公之籌邊與李同而善用其籌又獨有得於繪圖之外者若乃內脩上策寓於圖而不盡於圖亦不泥之圖公自有神解當事者按圖而得公之解緬可剪而朝食故地立復邊關不閉滇其世世無患矣

本朝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七

謫志錄序

總督

范承勳

潘陽人

余重葺楊太史祠表其節義文章所以崇名教也祠成慨然者久之思太史於滇爲寓公滇之先賢古獻有名三百年豈無彪炳史冊可與太輝映千秋者閱滇志得諫垣昆明毛公諱王號琢庵者與太史同時同事廷杖先殞闕下是誠太史知己也及數過太史祠憑弔之不以毛氏詢諸土人指其別廬故址正在山麓水涯間又復慨然者久之噫使毛公當日不死獲乞歸爲

碧嶢主人必且與太史脫履塵外詩酒嘯歌朝
挹華頂之雲夕盪昆池之月則丹鉛遺錄唱和
更多詎非山間澤畔儼然屈原宋王之同心哉
於戲燕市羈魂何識哀牢之譴苴城落魄空含
斃杖之悲弔同時而懷孤節因寓跡而溯雙忠
此二公者存歿一心安危一節任運數所遷總
以各遂千秋之不朽不必同也亦未必異也而
顧廟祀未從終泯泯無所表揚乎未幾其孫生
員毛翰持謫忠錄來乞言於余始知舊曾請祀

鄉賢矣亦可以與太史相輝映而無憾矣且其
先世兩貞婦苦節撫孤劉爲公會祖母魏爲公
祖母忠貞萃於一門維風勵俗曷敢闕焉因爲
之表其節義文章俾滇人士知先賢古獻之可
法者雖不止毛公而可以與太史相輝映者其
惟毛公平竊更有感焉古者卿大夫歿則君命
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謚今謚毛公之
忠爲之哀集而採錄者又太史也細讀太史爲
毛氏碧嶢精舍記仍隱隱以辨物正名立論余

知太史譎毛公行自痛也抑知千古之不誰復
憑弔焉而并譎之者乎余所以始因太史而得
毛公既因毛公而難已於太史也

周氏雙節序

吏部左
侍郎

趙士麟

仙湖
人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忠孝節義人之至行禮也
義也廉也忠與孝也間得之挺生之丈夫若夫
耻也節也多得之巾幗之婦人婦人而有耻能
節倘可以尋常視之其不耻不節者爲何等歟
試觀不耻不節者族黨遺訾兩姓蒙詬無貴賤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三

無老少無古今一也且如風俗已改而桑間濮
上之示誠士女贈答之微吟至今鄭衛含羞元
微之意别有托而借蒲東女子著爲雜劇博陵
遂以受誣是不惟其身并其地亦非之矣善乎
秦氏綠牕語曰女子生育足矣稍縱則戕人之
生凶於而家及於而國謂之不祥知不耻不節
之害大如此則有耻能節之所關於綱常名教
者不僅如泰山華嶽之雄峙其扶植人倫撐天
撐地端有在於粉黛笄禕之人匪輕矣予鄉昆

明周君諱允惠妻王太君年二十九夫卒守節
至九十九孫祚興妻楊孺人已亥兵變自縊死
曾孫繼善通醫術爲長安名公卿延至居數月
活人無算辭歸以雙節乞余序趙子曰予於雙
節而重有感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夫鉅鑊
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戰於中人鬼之關須臾
是決乃一則視死如歸求亡如飴一則勉撫諸
孤待死於七十年中竝芬千古彼寇裳鳴佩之
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往往狼貪而狗生患難
之至不化蘅爲蕭則豕突鼠竄耳總於耻不耻
分之雙節能有耻以全其節所以扶植人倫撐
天撐地豈眇小哉吾於是而重有感也是序

碑

元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古

平雲南碑

大學士 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外內雲南秦漢
縣也負險弗庭乃憲朝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

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寧夏
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
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
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欵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薄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國主段興智
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
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
中城中宵潰興智奔鄯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五

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畱
大將兀良台解經畧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鄯闡
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
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彝緬中
蠻國皆相繼納欵雲南平列爲罷縣凡總府三十
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
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
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
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

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於方夏
幼長老少怡怡熙熙皆自慙其往陋非聖武不殺
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驛焉若紀聖功刻
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
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
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
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
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
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

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
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
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斯乎今陛
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
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
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
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彝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
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
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作疆理

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跋履山川灑濯其民
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者
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固有所畏
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炳
炳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榮千古其餘光所
被山川鬼神實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帝蚤
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
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
統天大噫小噓日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崑嵐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七

雲南府志
靈流彤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
燕及跼鳶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瀚後生
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
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禹跡堯牆井鉞參旗終
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平
烏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舒徐德
量寬大至元甲戌帝以南方未定召公囑之曰雲

南勝地極在遐荒自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役屬二十餘年撫恤之心雖切而下民之志未安今欲得人以革其弊公奉天子命鎮諸外藩以納速刺丁月忽乃爲斷事官楊璉爲左右司郎中塔木丁爲員外郎梁增侯瑞爲都事所司之士東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屆交阯地方千里者五總隸一百餘州凡二十餘路皆公所攝是歲七月抵大理下車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申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二

十六

慶首建文廟歲祀於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度公之心皆爲學校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綱紀法度軍旅刑穀之事未嘗不自文學始今公先其所當爲而爲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得治之本矣繇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備水旱禮賢士削冗官建屯田制楮弊設路食以待勞民薄征稅以廣行旅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撫綏凡興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爲與夫建省堂築驛館導

水治橋興市井皆候農隙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凡
結怨於已者公悉以恩待之當時號爲易治十二
年冬羅槃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
屢逆使命公乃征薄於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
破謂諸將曰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彝不可以
仁義化乘勢而攻殄無遺育必無後顧之憂公曰
不然我聖主好生惡殺之心臣下體而行之職也
數日城果下諸酋長各齎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僚
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二

九

十三年秋遣使齎檄招誘廣南溪洞是時儂土貴
及左江李維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十人各執土物
納款公以新降不受降者拜首再三僅受以領其
意及歸濃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廣中降者八十
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矢
而安定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副以裨
將五人士卒象馬以萬計剽掠金齒飛書求救公
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苴等釋圍而蒲兵始解自
後蒲甘不敢犯風金齒得以安堵皆公之良計也

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抵公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矣經綸旣緒凡有功於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莫不稱旨擢阿魯與納速刺丁爲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楊璉爲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乃忽你赤阿舍八失爲招討使愛魯爲宣撫使總管段信苴等特加恩賜張立道爲中慶總管各賜虎符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金銀符宣勅者二百餘人以旌其功吾嘗論名實之辨而有感於公故公能開疆闢土於不毛而不能勒勲於銅柱使南方之人感恩於肺腑而不能繪像於公朝此公之所能者實也公之實跡已昭著於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予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起甘棠之詠似有愧於召公黃童不爲騎竹之迎豈無慙於郭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譽祝公寧不愧耶邦人父老

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在已公
名在人已既無嫌人何足詢爲政以德澤民以仁
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
治公來舉醇豐功偉績南詔西秦追之金石永示
無垠

明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奎

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
難作王在童穉喪所怙恃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於門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
侍側無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
奇之王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卓有聲績甲辰
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
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
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
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朶三年陞鎮國將軍
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宮尤

屬望馬九年乘傳由陝西抵熙河布德澤康遠人
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蕃
部西渡黃河畧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獲萬
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
勲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有茲
爵守乃宗祧以責乃祖父無亡朕命敬之哉又明
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
加三副使舒朶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十餘萬平朶朶納鄰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
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畧以集乃渡黃河
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
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脫火赤愛足
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右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
四羝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
兵征雲南不浹十辰雲南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
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彝孽二十
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

寇拔營宵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任發以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諸衛兵三萬禦之寇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隊下令曰聞吾炮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炮發風猛助順乘風縱炮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其首將刀斯郎斯郎埋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馬軍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滿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矣獻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晏奉天殿賜金銀楮帛繪綵以萬計尋還鎮上諭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有詔命王還滇以僉都督何福爲平寇將軍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入貢明年夏王薨於正寢軍民罷市巷哭計聞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內訌外攘人流卒亡內無宿儲外絕餉運王分軍墾田九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攜貳敬賢納士不吝賚予民始知

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於霜露
冰霰之中遐邊習闇皆覩天日山川草木相生懋
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彝念王
不置合辭請於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子今西平侯
纂其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
施於民曰以死勤事王兼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
歟祠作於薨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於明年六月
己卯凡爲楹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
旣成享咸請紀於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二

三

詩俾歌以樂焉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
丁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張弧
掃欃槍助帝肆伐基隆平氣壓崑崙盪滄溟出入
星緯無畱行勁設滇海縻長鯨長鯨旣殲波浪腥
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誰敢櫻文經武緯光
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廷上騎箕尾爲列星帝錫侈
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神
光夜夜飛爽靈肝蠻布瀉通杳冥琴麗颯杳從雨
旌倏焉如雲博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

垂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國家之臣之有大功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曰黔寧昭靖王早受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二

三五

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自少聰悟過人博考諸書高皇帝四重之命爲後軍都督僉事益祗勤不懈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彝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以大鎮撫之然後能讐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蠻逐麓川宣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于崖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數又置騰衝千戶所於潞江之西以臨之而

諸彝莫敢不服太宗文皇帝卽位之初八百蠻酋
出寇掠爲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
卽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蒙自縣蠻
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徇上嘉
其勇決賜百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彝將
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彝副將軍印授王爲左副俾
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
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棚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舟
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水引兵泝流鏖戰富良江自旦達暮賊因稍引卻
明日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
括軍中舟聯爲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邦
城柵破之遂擣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等
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犛父子
窮蹙挈家屬走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
隄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
他物不可勝計還朝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轉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
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王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
晏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
爲首阮帥鄧容副之上獨命王爲征彝將軍以兵
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懼遁又安海島王追至店
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還富州蠻酋頑不供賦
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
以兵急攻平其地可也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
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卽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三

賦蠻中帖然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勳戚之賢而久
勞於外召至京師命遣太傅待之禮益隆佩以征
南將軍印遣還王頓首辭讓上曰朕託卿鎮靜一
方此豈爲卿重哉宣宗皇帝及太上皇繼位所以
褒賜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馬龍他郎甸諸
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往平之及麓川思
任發反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命王率兵
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逼瘴月
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爲請

於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尤以敬慎爲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巳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勉率子弟篤盡臣道以無負國家又曰逆賊逋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此寇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鎮旣久敷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五

布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於父子兄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祿好賢容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彝干法不忍加誅若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於講武事脩戎器理屯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於善尤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於薨人無

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計聞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諡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於朝曰先臣紹臣大父遺烈受爵命膺綬靜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諡寔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供祀享以彰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度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

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禮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公謝世上念沐氏世勲且有世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土蓋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學教授余穀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報功德之臣蓋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王之令德豐功世濟

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
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文以著不朽故爲序次
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天祐聖明篤生賢輔
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聞雲南昭靖之功師武用
宣以啟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敬繼之克纘
戎績弗被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罔有不孚太
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
至於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
載位與時升業已久大高牙巨纛作鎮茲邦山川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三

邈遐千里相望皇闡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摩惟
一其視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強
蠻或不恭敢肆無道緩其獮薙恢我文告饑則有
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政其宜相維先世匹休
儷美仁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
此下人雨滂曷勝當宁悼嗟追錫顯爵加以美諡
先王是若作廟巍巍昭靖焉依命服焯煌穆穆令
儀春殷秋高以享以祀鼓鐘旣設復有牢醴王之
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降福孔怡麗牲之碑巖

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滇窮龜負之
後千萬年永永弗隳

海口脩濬碑

楊慎

譙允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
凡九十九竇滙爲昆明池其水乍深廣乍淺狹有
如倒流故名曰滇池漢武帝欲開越巂昆明聞有
此池先於長安鑿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
迹可覆悉如志言而漢唐歷宋叛服叵恒屢闔復
塞焉迨明大一統百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三

荒服之區化比畿甸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城之
外環而列城者州以安寧昆陽晉寧縣以昆明呈
貢歸化皆邊昆池土人亦稱曰海在昆陽地名曰
海口實此池之咽隘盈涸因之水旱係焉濱海澤
田或遇涔滂之歲浮暵沒菑菑澹淡徒飲鷓鴣
弘治中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金始爲開濬之役
有記勒於碑嗣是歲一興役謂之小脩正德間都
御史安福王公懋中副史崑山史公良佐繼之始
相子河乃嘉靖戊申至庚戌大雨洽旬水大至盤

溢激而成窟消泮滌而爲阜則石龍阻流而成祺
黃泥填淤而象鞭海田無秋矣澤畔及滇之仕宦
歸田者相率陳於兩臺於是巡撫都御史吳興顧
公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公應箕總戎都督古濠
沐公朝弼集議於藩臬諸司躬往閱視維時南至
屆節東作未起乃檄命雲南府屬各官凡二十人
有差經始已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
庀役者夫僅七千餘二十五日庚寅哉肇工子河
至十有二月庚戌扣子河成其鬴水大壩工繁未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三

懃乃先築少壩於子河故堤二十四日己未爲土
人星回節少壩成乃斲休百工越今歲庚戌十日
乙亥而庀役丁夫至者滿萬分委諸末職偕手競
作乃濬大河斲石龍潭剗醜子河南曰平定鋪至
於白沙河又至於白塔村又至於融穉又至於新
村再至於大河南堤之新村再至於北岸之沙融
村各以石綴川濬而濂窳其中爲洩水之壩枝九
座壩各存水牕俾礮礫漂沙不衝塞焉其鬴水火
壩成於仲春下旬乙卯乃併啟少壩而挖黃泥灘

復自茶卜墩下滙子河故濬新築院藪編篁析綺
囊石壤壤如蜀之湔堰昇於蛇籠之制以掃網淫
波若黃河輒灘嫩堰法蓋其殫欄障不迺穀樵道
自菴齒山塌沙水引入子河以蠲黃泥灘之患
計始漢厥以逮石龍壩以丈算者三千二百有餘
落成以三月巳卯大壩礪焉放流下安寧富民而
濱海環滇者澤口出海心凸矣風回漣漪竝靈河
九里之濶月墮清泚無濁涇五斗之泥綠薄青葑
若踴躍而來白沙丹疇狀奮迅而出是役也允如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三

前記所云不亦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嗣
是則歲之小脩可免匪惟濱海得佃其田仿其力
環海衛所州縣皆譏有息肩之慶矣役成當有樂
石之鏗以垂久遠耳

本朝

重建靈應禪寺碑

布政 田啓光

自古帝王肇造區宇天人旣已感應川嶽自爲
効靈觀諸載籍燦然可考滇池雖處天末實西
南一重鎮山川廟祀東有金馬之神按滇乘周

時天竺國阿育王三子長曰福邦次日弘慈季
曰至德王有神馬惟見王金轡始受控御三子
互爭乃縱馬命得者與之王愛季子以金轡授
至德追至滇池獲之於此山麓遂化爲神屢著
靈異雨暘疾苦祈禱輒應後至蒙氏時稱其神
曰景帝血食千年卽漢遣王褒所致祭者也古
有神祠元明間拓爲梵刹度僧祝釐名曰靈應
禪寺其寺左挹昆池澄波靜練右來陞嶺疊嶂
流青遠望碧鷄山環接太華羅漢進耳諸峯若
雲南府志

卷之九

藝文三

七

畫屏羅列於前憑欄近眺則城郭川原煙村雨
樹凝蒼鋪翠如在几席間相傳金馬朝暉爲滇
南勝景云康熙二十年春

皇威震疊

大師進討吳逆餘孽余承乏內院忝預謨
謀時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駐軍山岡夜夢金
馬騰驤翌日而敗賊於此山下殲戮幾無噍類
卒之其黨內潰開城納款兵無血刃市肆不驚
坐復舊疆孰非神陰翊我

皇朝之驗歟但

大兵雲集寺不免於傾廢神祀未妥

再見夢於固山貝子故於班師也倡施工資命
僧重建其事奉佛祀神復奉綏遠將軍總督部
院蔡毓榮巡撫都察院王繼文暨驛鹽道郭廷
弼督學鄒嶧共爲布金用勲盛事余時蒙

恩擢任藩牧自惟祀典復興職守宜先特捐俸督僧
書定庀材鳩工經始於壬戌之春落成於甲子
之夏堂殿廊舍雲會香廚次第就緒佛像神儀
晨鐘暮鼓積漸莊嚴且丹碧輝煌輪奐一新而
勝景依然在目矣夫清淨無爲者佛也聰明正

雲南府志

卷之五

藝文三

三

直者神也溯然要歸則以度衆福民爲本今茲
山以神著寺以神崇福善禍淫之權誠求默應
之理昭然不爽矧神旣能護國而衛民人計可
不報功而崇德哉所願後此之大人君子繼此
志於不衰則神自永祚於

三皇朝而景星慶雲時雨和風疊見於

盛世矣未可與他蘭若之興脩同日而竝論也於
是勒諸貞珉而爲之銘曰金馬來東靈應花宮
衛民護國香火斯崇天兵討罪神夢潛通助順

巖逆陰有其功重新宇殿永鎮鼓鐘千秋萬世

景仰高風

雲南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三

三